

拍鸟记

玉兰
一瓣

◎华明玥

那天,那尾红尾鸬的状态特别好,它出巢之后破天荒在距离树干鸟洞处盘旋了一会儿,照理,阿泰是最有可能捕捉到它抖翅扇动光影的那一时刻的,但是,偏偏慢了一点点,对焦对虚了,很难形容阿泰那一刻心中的浩叹,心下正懊悔,忽见那鸟回来了,它像一个忘了关煤气灶的出门人一样,大幅度地折返,慢悠悠华丽丽地扇动翅膀,盘旋片刻才进了巢。说时迟,那时快,阿泰几乎是下意识地连按快门,拍到了红尾鸬入巢前一刹那缓冲展翅的正面。

过了那一刻,蹲守了4个小时的阿泰才意识到双腿僵麻,站起来,左腿都不能动了,他像一只白枕鹤一样单脚跳行了好多下,再放下左腿,才感到气脉匀和。

这位潜伏者拿下树枝编成的帽圈,一把扯下脸上的迷彩面罩,回放刚才抢到的镜头,心疼心跳。红尾鸬正好撞进了他的准焦线附近,这只鸟如此之漂亮,而且气韵悠然,鸟背上的黑色花纹是一种凛然的蓝黑色,腹羽是漂亮的橘红色,到尾翼过渡到明亮的橘黄色,而这橘黄色中又掺杂了少许橘红,因此它在自己的巢穴前兴致勃勃炫技时,双翼扇动的是一团太阳般暖煦的光线,你会感觉那鸟是从火焰里飞了出来,它带动了周围的清凉气流,加热它,一瞬间,烘出了芬芳。

阿泰再次凭着理工男的精密头脑,在拍鸟潜伏中取胜。

鸟儿是最不听话的拍摄对象,鸟儿离巢的飞行路线更多,直冲、离巢转弯、离巢回转等等,各种角度都有可能出现。这时既要拼运气,也要拼准备。阿泰勘察好后,回家把常见的五种鸟儿离巢路线都画在电脑上,而这五条红线与蓝色准焦线的交汇处,就是他的拍鸟区域。阿泰必须小心翼翼无声无息地移动镜头,就像打飞靶一样进行“追拍”。

就不难理解阿泰拍到红胁蓝尾鸬转身飞行的瞬间,为什么会激动得说不出话:那只鸟儿在对面的树干上蹬了一脚,辉蓝色尾上覆羽完全打开了,在急速的飞行舞蹈中,它浑如一把蓝色的团扇,连每根尾羽边缘珍珠色的灰蓝光芒都清晰可见。

“打开翅膀的瞬间/冷风吹透/你瘦了/而那自由的轮羽光芒/却让你欢乐地浮漾起来/如在天堂。”

阿泰写的这首短诗,既是在说鸟儿,也是在说他自己。

这位30岁的大男孩,每次干完一个大项目就从办公室里蒸发,助手都知道,他北上拍鸟去了。那些鸟儿会给他无尽的治愈灵感。

何况,还有郊外无拘无束的空气,潜伏拍鸟的时候,一直为鼻塞所苦的阿泰忽然闻见了干草、松针、被啄破的野柿子的香气,还掺杂着一丝丝被太阳烘干的鸟粪气息。

被鸟儿牵引来的他,在自然的核心,嗅觉已完全恢复。



期待

◎任惠均

送书

◎洪颜

刚出书的时候想了又想,只送了几个热爱写作或是喜欢读书的朋友,怀着喜悦和激动,又有些不太好意思,像新妇下厨做了道菜。而后便是配合活动的签赠,又吵又挤的大厅,被许多人打量到后背出汗,写作基本上是一种思考过后跟心灵对话的过程,期待有共鸣的同时,其实还是有些害怕被质疑,于是没多久便落荒而逃仿佛做贼。后来总结了,假如想要一个自由的话语环境,最好保持一定的神秘感,这是将文字与生活中的自己保持若即若离最好的方式。

但是再次出书的时候想法转向

了另一个频道,写了几年以后已经不再在意别人的看法,这完全是不断写和思考的结果。有过熟人读完对号入座上门找不痛快的经历之后,索性将书给周围的人送了个遍。本以为这已经算是疯狂送书的类型,哪晓得有人更甚。陪家人去医院时偶然看到一个文友的书,后被告知是作者的父亲手术前送给主刀医生的。一次去饭馆儿吃饭,又发现了那位文友的书,再再后来,发现送书这样的事,拥有了名片的功能。当在饭桌上介绍这人是个作家时,众人的眼神仿佛看到的是一个怪物,再后来把书一一送到对方的手

上,眼神又变了,种类复杂,有欣赏,有嘴角微微上扬又不便表达的不屑,有的只是意味深长地笑笑。这些书最终是否会被捧在别人的手中翻阅,好像已经不在乎了。

为了表示作家并不是神经病,经常跟别人说写作跟游泳羽毛球差不多就是个爱好。这个爱好还是很有优势的,书可以随时拿出来展示,而其他无法现场下水或是直接拿球拍来比画。而且愿意并且坚持写作的人,大多积极向上,因为内心向善且观察细腻,所以共情力和理解力都较强,是很好的倾听者和分析员。

心窗
片羽

妻子勾花

◎孙同林

勾花是老家人的一种手工艺。曾几何时,走进古镇袁庄乡里,几乎家家有勾花人,不分男女,不分老幼,健康的、身体有病有残疾的,都可以勾。勾花所需的工具简单,一根针,挑起一根线,在手里拉拉扯扯、勾勾搭搭,不一会儿勾成了一个辫,不一会儿又变成一朵花,不久就成为一片叶子,一件衣服……这就是勾花的技艺,这就是勾花的神奇,这也是勾花的魅力。

一群女人坐在一起勾花的场面是很热闹也很有韵致的。场院里、树荫下,或者某个姑娘的闺房里,几个女子聚成一堆,一边拉着呱,手里的一根银针却一刻不曾停下来,她们随身都有一个精巧的小竹篮,篮子里是一团线,谈笑之间,一朵朵千姿百态的花儿就在她们手中悄然绽放。

妻子当然看到过这个场景,染濡过这样的氛围,心里不免艳羡,但她勾不成。妻子是一名老师,一位班主任。老师的时间紧,每天一大清早就要到学校去,白天没有一点业余时间,晚上又要备课,还要批改学生作业,她只能打消勾花的念头,做一个旁观者,做一个欣赏人。妻子的妹妹是当地一个名“勾手”,于是,寒暑假期间,妻子便到妹妹那里

去看她的产品,或者拿起钩针,笨拙地享受半日勾花的乐趣,但只是匆匆领略一下,无法深层次体会勾花的美,于是,她信誓旦旦,待退休以后,一定要跟妹妹学勾花。

然而,当妻子从岗位上退下来的时候,却接到儿子的另一份上班“通知”。孩子们可能是算计好了的,结婚后迟迟不要孩子,直到妻子退休,儿媳妇正好生产。妻子当然必须服从这个大局——带孩子去。妻子只好把她的勾花计划深藏在心底。妻子绝对没有想到这一藏又是10年,为了孙辈,妻子在南国生活了10年。当然,其间妻子也曾经有属于自己的时间,比如孩子送去了幼儿园,送去了小学,这个时间便可以由她安排,但是,妻子生活在离家数千里外的城市,那里没有勾花,当然也不可能从老家拿花到那儿勾。妻子只好继续深藏她的勾花梦想。好在老家有“十字绣”,妻子便让我从家乡寄去“十字绣”,每当一个人孤独无聊的时候,便坐下来一针一针地绣花,算是过一下勾花“瘾”,妻子为家里绣出几块匾额:紫气东来、花开富贵……这些十字绣陈列在家里,成了一幅幅珍品。

孩子终于读小学高年级了,可以不用妻子再陪护了,但这时的妻

子已经熬成了一个头发花白、老眼昏花的老奶奶,不过,她勾花的梦想依然没有变。我曾建议她参加练书法、跳广场舞等活动,既能锻炼身体,又能够从中找到乐趣。妻子却不以为然,她还是要寻找她的勾花“事业”。为此,她还说出一番理论:勾花也是一种锻炼呢,人在勾花的时候,身子随着手的勾扯而不停地抖动,勾花过程中,还要记数,还要“按图索骥”,可以说是既要用脑又要用体力的一项运动。当然,勾得好,还有收入,这不是一举多得!

现在,老家的勾花人已经很少,妻妹也进城带孩子去了。我终于在小镇上帮妻子找到做工艺品业务的缪娟,缪娟是个热心人,在得知妻子对勾花的一往情深后,她说:没事,你到我这里先学起来,勾好了送给我,勾不好的那线就算我的。妻子听了,感激得很,终于觅到了知音。

妻子对勾花“任劳任怨”,有时为了一个花瓣她会摸索老半天,有时还会带一个晚,终于,在妻子一针一线下,勾出了围巾、勾出了帽子、勾出了小孩子的小鞋小袜……它们是那样的精美雅致,望着这些成品,妻子的老脸笑得也像一朵花。

看着妻子低头飞针走线的样子,我看到了生活的美好。

芬芳
一叶